

中庸  
釋解

二

E12  
917  
3





中庸釋解卷之下

日本 平安

皆川愿伯恭學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天德純粹而其道行於人者終古不易故誠故其命於人心亦自能知善故曰明也而行由其善者君子乃以其善行之發本諸其內而以自成其軌者謂之性也故曰明也下誠則明以釋上自誠明也明則誠以釋上自明誠也

天之道行於人而善惡之辨不可得自掩即亦率性之道之所在而其道乃由乎天之誠發乎人之行而善惡之別自成章分者也故曰自誠明謂之

性聖人因其善惡之別自成章分者修輯以立之  
為詩禮之教使人學之以得造於誠之方故曰  
自明誠謂之教其心苟能居誠之所成則自能得  
明徹焉矣其所為苟能循夫明徹之迹則自能得  
造於天之道自行之誠焉矣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  
矣贊者已執彼所適之法而以導之也參者與夫兩者相錯為之耦之稱也盡者全輸所蘊而無餘遺也盡其性者自盡其心性也亦猶詩云彌性也盡其性蓋謂於其所修設道教能自明辨而無餘蘊也

學已臻乎至處者謂之天下之至誠蓋由學而  
分之等差故乃有斯至之目也天下之至誠能盡  
其性者乃其學德已成熟而其所發自能與其所  
當率之性之自然合者即亦自誠明也自能明辨  
而以行則天下之道存焉故其待人亦得能盡人  
之性人之性本於陰陽之運鬼神之用故得盡人  
之性則其於萬物又得能盡物之性其能至於是  
者乃可致中和以極治化之隆焉矣天地以陰陽  
鬼神為其用以化育萬物故能盡物之性可致中  
和以極治化之隆則是上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也可

以贊天地之化育則是其德可以與夫兩者相錯

為之耦矣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

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事事物之宜一或不復淪也形者物一或於內以見之於外貌也著者物可見而常存也明者不闇而可辨也動者其機自中而發也變者物同而體淪也與異物相感而成者謂之化也蓋天道之所行者內貫於天下之人心而外著於天下之庸言庸行如人心則有幽明二界而心神之主常居乎其兩界中間內常感於幽界為天道所鼓動即天命者也外據其平日記魄以辨天下事物之條理此為其心明界之所在是故心神之用常明於應外而闇於內省內省之極百事皆復歸於不識而其不識之所在即彼天命所行之地位也雖然天道之為物本亦通貫幽明而旨歸一致故心神之主能於事物之義宜審思致曲

詳則幽界天道自與之相應以發於其際故曰曲能有誠也

其次天下至誠之次也曰致曲者其人身未造其

至誠之域每行事物擬議竭心以致之其理義之

曲到也致之其理義之曲到則其曲到之中乃是

自能其有誠者而事情曲到則其所能有之誠

乃亦自現其形迹乎其心目之間現其形迹則遂

著定焉著定焉則其明白通融乎其心目之間通

融則彼此成一而不得以不為其動既為其動則

我形氣之習乃為之變變而不已則遂與其物化

焉矣其自彼此成一已往乃已稍入至誠之域者

故遂得與化焉而更至其熟則又以得能化故曰  
唯天下之至誠為能化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  
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

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知神

至誠之道者指至誠之物所相繼行舊軌之所在也又按云至誠者謂人誠之之極至於至誠而今云至誠之道者乃以其可以合於至誠之道者偶見於平常人事物色者而言者而此其旨專以其知於善不善為其主意如曰自國家至四體斜插以言之者耳孽者禍之萌也正義云本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曰祥晉何胤云國本有雀今有赤雀來是禎也國本無鳳今有鳳是祥也左傳云地反物為妖說文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恠為妖禽獸蟲蝗之恠為孽蓍龜即卜筮四體人之四體也文輝云如晉惠受玉情楚屈瑕舉趾高周成肅公受服不敬晉厲公步高而

視遠晉卻琦乞魯師卻讐受衛君享而皆傲無禮類

此更明天下至誠之物與明乎善之智相關之故也言至誠之道有可以前知之妙用其証如何者蓋以其天誠且其道之在天下國家者言之其將興必有禎祥其將亡必有妖孽或又其兆見乎蓍龜或又其機動乎四體此蓋以天誠之物本與天地鬼神同其物而其體統合萬物其機通攝未來故其感通發動自不得已而然者也是故人之心偶至合於至誠之道則必先知其未然之禍福蓋禍之機不善福之機善其物將至則其機先動而

不得已焉先動焉則人之至誠之心知焉是故至誠之所以能前知之道有非人情所得測者故德至於至誠則其智如神故曰至誠如神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自成譬如果實自熟也自道譬如草蔓自繞也此其所自成自道之地位者

乃是於人心性之中也

此因上已言至誠如神遂明之也言凡其誠其道皆以彼自成其物自道其道而非人之所得與為於其間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物者即誠

之所混成之物也不誠之誠字為言人之用者

上所言自成自道蓋物使之也故曰物之終始終始者言其所於人之終始也雖然人不可得知其物而

其所得維持於物者唯以其誠故不誠則無所維持之而物乃無於其中故曰不誠無物是故君子欲存其物物不可知則唯誠之為貴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

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仁屬於幽

界內也知屬於明界外也

君子之誠之者其事或類於自成已而已者而君子之道其實不止於此蓋又欲以成物是故誠之

為貴也所知不敢不勉焉所任不敢不載是以必  
 有功是仁者之行也故曰成己仁也知者因物之  
 明以辨而定之者也是故以為所當勉以為所當  
 載者物之使之也因以勉焉因以載焉乃所謂成  
 物也故曰成物知也是故語誠於己謂之仁語於  
 物謂之知合而言之即誠而已而物之誠動乎中  
 者即是民之性者也今乃行以成之者即以其性  
 所動者為己之德者也乃於內以成己於外以成  
 物故曰合外內之道也外內之合乃亦以其誠之  
 所感其物宜以動者而其事日新者故君子之從

此以動者其舉措無所失其時宜故曰時措之宜  
 時措之宜者即時中之謂也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微微則悠遠悠遠則博  
 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  
 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  
 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久而其成者  
引物於既往而屬之此之稱也悠者物流行而不息  
之稱也博解見於前配者以其與異者相為抗偶之  
稱也章者文得其異而益明之稱也無息是道久是  
道之體微是知覺之所紀於其道體悠遠是道紀之  
體道紀之體因以與地德配乃得博厚與天明配  
乃得高明又按此論大旨與孟子浩然之氣同  
 君子其誠之之務能極之其至則其物乃直與天

之誠合即所謂至誠者也天之道無息是以至誠亦乃無息夫君子能徧之以其不息則其道能久行此章文意蓋亦於其至誠之道所流行之上下別又設其與天明地德相配者以諭之也蓋至誠之道能久行則天之明之在已者乃以通鑿之于其地德之所能嘗載之有跡而徵之其多歷故曰久則徵紀以其有徵而觀之其無息則其道行之跡乃爲悠遠悠遠則其所之載行之地德亦乃從之以見其能博厚其地德見之其博厚則其天之明者亦乃從之以自識其高明其博厚者位乎下

故曰所以載物也其高明者位乎上故曰所以覆物也其悠遠久行者乃以熟物于其中故曰所以成物也君子能於已心所自識以務奉之則其高明乃配天博厚乃配地而道之悠久者亦乃致無疆以與天道相配合焉矣其能至如此所言者其化之以行於人者不復須已作爲運用蓋天則天必有日月之彰著以自示其章於下民是故乃不見而章也道必有四時之代運以自行其化於民物而民物不得不以變是故乃不動而變也地必有久載永保以自熟其物實於其中而物實不得



不以成是故乃無為而成也此三言蓋先標下文所述之總綱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

測不貳者乃其終始不爽渝之稱也測者度之其深者之稱也為物之物暗以言誠也生物之物指萬

也物

上已明君子之道可與天地相抗偶者故因遂以天地之道言之也博厚也高明也悠遠也似相異者其實一致也故今欲舉一言而盡之則不貳盡之矣天地之道人庶之以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是以人唯不貳則心之所生亦有得其意之所未嘗

與期之效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此更欲明前所言天地之道之因其為物不貳者而以致生物不測之故而重舉此六以見其義也博也厚也猶言博之也厚之也下高明悠久皆並同言天地之道博厚高明悠久亦皆不過因其有以重累之之事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

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龍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昭明也繫

者有所屬而相爰也振叔也洩者器不能閉其所出也毛奇齡曰華嶽二山與河海對文按周官職方氏鎮河南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河西雍州其山鎮曰嶽爾雅五山河南華河西嶽又辰即春秋傳日月所會謂之辰言次舍也龍介蟲之元龍鱗蟲之長鼈為龍屬蛟為龍屬唯鼉則魚鱗龍足而與鼉為族貨者以其遷徙貿易者言也殖者因財而生財之稱愚按寶藏貨財互文耳

此蓋明天地山海之大亦以其無貳之多是以得其生物之不測也天唯斯所當人目之昭昭者之多者也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又有萬物而以此為覆焉地唯一撮土之多者也及其廣厚載

華嶽二山而不重振叔河海而不洩萬物以此為載焉山亦一卷石之多者也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入之所寶藏之物興焉水一勺之多者也及其不測龍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

亦不已詩周頌維天之命篇天者以其轉生來臨於人心不已言於歎辭穆者如有所引人意而

幽遠難探之意不顯猶云必顯也純者不雜之謂又按此穆字蓋與上昭字相反對之字今故舉其相反者以更明其義也不已即不貳文王之純不已即亦以証德成至誠之有其人也蓋曰者言言此者之其意蓋曰云云也

此所引其前詩意言汝眾其維謂上天之命當以  
 曰天之命雖其物穆乎其而來施於人心者不  
 已此其言之之旨蓋曰天之所為天者唯以其如  
 是而以為天也次詩意言於斯其爾者豈容謂之  
 亦或有顯揚乎乃亦以文王之於其德之之為  
 常自純之也此其言之之旨蓋曰文王之所以為  
 文者唯以其如是而以為文王也而所謂純者即  
 亦與天命之不已其致一矣此引此二詩者乃亦  
 以明人凝其至德則可以得與天合其道以文王  
 為登也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  
 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

德至道不凝焉

聖人之道者指詩書禮樂也洋洋大

物者乃德之物也詩大雅崧高篇云崧高維嶽峻極  
 于天此詩意本以崧嶽之高比德之高峻以言者故  
 此直引其辭曰峻極于天也優優不迫貌凝  
 者結成之意故字乃就上所言釋之者也

此為下欲言道問學作地也大哉聖人之道者先  
 就其為道之全體大用以歎美之也洋洋乎發育  
 萬物峻極于天者蓋聖人所作詩書禮樂中所寓  
 之道行於天下學之者之心內其狀如江河之水  
 洋洋然而其文義之於其業之者之心隨人應時

或鼓動以發之其德物或勸誘以育之其德物故  
曰發育萬物也而其德物之所崇積以成者有如  
崧嶽之高者故曰峻極于天也優優大哉乃以待  
其人之意歎美之也禮儀三百以下特引其一以  
明聖人立教之旨三百三千多矣然未嘗為之立  
一義解而令人學焉自得而以成其德所謂優優  
是也故曰已下蓋古語并引之以釋其不立一義  
解之故也蓋凡學不苦思之則雖有聞焉其必無  
所用之何也能苦思之者乃又有純而不已之質  
者也不能苦思者無其德質即所謂非其人者也

是以聖人教不急迫而凡其道皆使人思之而後  
得如禮儀之教可以見矣蓋亦知非其人道不虛  
行故也而曰不至德至道不凝者即亦以明人不  
先務成其至誠則雖學亦寡能得其用之旨而以  
歸其所為要於前所言至誠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  
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以已總乎彼而  
以奉之是謂尊  
之也德性者乃上所謂性之德也德性也道問學  
者取發育之之道於問學也致廣大者乃上所謂察  
于天地及知人知天之旨皆與之應盡精微者乃上  
所謂致曲與之應極高明者乃上博厚高明與之應  
道中庸者乃上所謂中庸與之應溫者內合其物而  
不去者也敦者物因其中所含而外愈加其厚也崇

中庸經解 卷之十  
者不厭其增高之稱也

此總括自首篇至此前大哉聖人之道之全義以明其要也蓋君子雖已知其當尊德性以為天之命而其實不學通於禮樂則無所自擇其是否所以必道問學也尊之而通之其本學之而致之其曲則是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者也不貳而積行不已則致高明焉致曲而動則其知乃直與物變於是乃得極高明而其行事仍道中庸中庸蓋雖匹夫匹婦亦所與知者然其實乃鬼神之神而時措之宜者是以非學盡精微則不可能常道者

故其次弟居于最後矣温故者極高明之實也知新者道中庸之用也蓋庸德與已化則温故而知新可以推古義以決今事之可否矣尊德性不息則敦厚自成焉矣中庸之所取其善者一存乎聖人之禮是以崇禮也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詩大雅烝民篇哲者能辨其物宜而通達之德也

此言道中庸及崇禮之效者也凡居上者常視其下如不足與為晤對者是驕也而君子無之矣凡

為人下者動與其身謀而至遺其君父是倍也而  
 君子無之矣蓋君子道中庸崇禮乃無可無不可  
 唯義之與比而能不失其宜是以國有道則其言  
 足以興其身國無道則其默足以容其身而凡斯  
 四者並皆得之於其所道中庸者故以是故二字  
 起文也引詩之旨蓋言君子以中為其心是以明  
 以庸為其所由用是以明哲明哲常不失其時宜  
 故以保其身然明哲亦非以世俗所稱明哲故巧  
 用智計以保其身之謂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

者

道如此哉及其身者也

愚解見前自用者謂自用已之知能也自專者謂自專已

之施舍也哉天禍也今之世即指晚周之世如此者如此言也

此言雖極高明而不可不道中庸且崇禮之由也  
 好自用自專者是不知凡天下之道皆當由天下  
 之所固有以行者也是以謂以為生乎今之世則  
 道亦當與古相反者也夫言之如此而行反古之  
 道者是反於天於聖人如此者即亦居上則驕為  
 下則倍之人即是不明即是不哲哉禍必及其身  
 而不待及子孫蓋謂其惡尤深而過尤速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

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

議者撰所宜於未發之名也制者裁

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彼所來之形而使可與我器合也度者依器而定物則也考者視之其所發動而以察於其器也文者謂

合義以著於象者也議禮者謂議上下內外大小強

弱所會通者也制度者謂定車旗服色等制也考文

者上古之世國各行其文字其所立象取義者或正

或不正聖人與其正而行之毀其不正而發之而其

正不正皆觀之其象類故曰考故下文又曰書同文

也軌轍迹之度倫者謂彼之所謂位與此之所謂位相依

合以成位列者即父子君臣夫婦朋友長幼是也苟

無其德已下乃為下所引夫子語從周而發也前文

愚而好自用與此苟無其德者並是映帶之語其所

立在賤而好自專與雖有其德之二語讀者當詳焉

此亦承崇禮之意言也凡議禮制度考文之事是

亦似所為賤而好自專比者殊不知天子受天之

命以當之其任是以自古非天子者不為之蓋亦

以有天子則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不須為

之故也今晚周天下亦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即

亦不須為之之時也雖然有天下之新來王於其

朝則或為之可也來王之承舊者仍當不須為之

也是故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

其德可致來王而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是

亦君子之所慎者也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

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說者謂發之使人通其象也徵者引也杞夏之後宋殷之

後周時並例為侯國而二國各皆用其先世之禮樂  
存者明不亡而在之辭也又按此與論語所載語有  
不同以夫子語行世  
已久引言者殊詞耳

此引夫子之語者亦以明君子當不敢作禮樂之  
義又以起下三重之義也言吾欲說夏禮則非說  
不得也杞不足徵是以不說杞不足徵者言雖夏  
之後而去古已遠流風遺俗不復存故雖已能言  
之然杞人所存不足為已所說之徵也有宋存者  
言今不用之唯宋國存其舊而已也曰今用之吾  
從周則可以見君子雖有知於他禮樂而非其善  
且尊有徵者不敢言之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  
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  
信民弗從寡者不多見其所當之稱也重貴重也上  
焉下焉者謂出於三者之外也尊字與前  
位字  
相應

此又因夫子言更明徵尊之所尚也三重者善徵  
尊也總此三重之義以言之則其旨歸於寡過矣  
乎上焉者為無徵即獨智立論其言過高其道隱  
恠者即亦夫子不說杞禮之由也是也如斯者於  
民行無所相符故曰無徵也下焉者混衆主和猥  
卑賤近與俗為抗抑之類即亦夫子不言殷禮之



由也如是者民視之不尊焉不尊無徵並皆民之所不信弗從者而弗從者不可以得王然則王天下之道舍之則無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惑知人也

繆者謂其所出之違理也建者植之若根於彼者之稱也悖者謂法當來而其情反

往者也質者以取正實之稱也疑者心惑兩端而不決之稱也俟者彼待此之行而至也惑字解見前本諸身與前忠恕應徵諸庶民與前庸言庸行應考諸三王與前達孝及吾說夏禮等應建諸天地與前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應質諸鬼神與前鬼神及父母其順乎等應知天知人亦與前知天知人應又按本諸

身善也徵諸庶民徵及者建皆徵也質諸鬼神及俟聖人而不惑皆尊也又按古人以其智直與天相通而以制人之道者稱聖故此云知人也

此章大意總結上文自君子尊德性已下故曰故君子之道本諸身言以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若或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也而其所言行者亦皆取之於中庸即徵諸庶民也三代之所教其文或有不同而其實乃有亦皆不過以此物者而今取諸其所同故曰不繆以施之天下四方而人心皆服故曰不悖如前章云父母其順矣乎乃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君子固明乎天人之分也故曰知天

知人也又按此段又承前言微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

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知此

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曰君子者蓋立君子德行之象以言之德行象乃以貫

萬世故下言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凡君子之目目易詩書率皆以天地之間有具斯德行之一物常存乎衆庶之心上故立稱之曰君子以為志士擬做之標則論語一篇中諸言君子者並皆固不可不知也法者效循之所立則者施為之鑒規詩周頌振鷺之篇射者指其物而取之義言有所擇斥也義解已見前詩意言凡人心皆固其情者也若能使彼無惡之則在此亦無斃者也是以君子夙夜以此庶幾其無失之而欲以永終其他日之譽望也

此段乃言尊也君子知通天人德符鬼神性情之

極也是故其言行動靜一皆為萬世之法則而天

下歸心焉又不能易之也所引詩意蓋亦言君子

之志亦乃本諸身徵諸庶民之意也君子未有已

下又就諸中永終譽之字更推本諸其初以論之

也言凡此詩所言或類乎先得譽而後始事是意

者然而君子以是始譽以是終譽未有不如是而

蚤有其譽者也作者之意丁寧告諭至矣盡矣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

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

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

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祖者取本於其人也

述者傳述其義也以其道為主故稱祖述也憲法也

章者文理之成別也憲章不法夏殷而始終全取於

又武之法也以其禮為主故稱憲章也此祖述憲章

即與前不敢作禮樂應律者率也襲者與習同持載

者地之事也覆覆蓋也嚮者覆蓋之下育置萬物之

稱也四時之錯行春與夏相錯夏與秋相錯秋與冬

相錯依以行也道並行者亦指川流敦化之二道也

此稱贊夫子者以實上所言君子其胸次之間恒

溫持其文德揆其時宜以出行之者必如此而夫

子乃亦以極其美也堯舜已前事多殘闕迹近惟

僻是故舍之取堯舜已後乃如其於中庸之德亦

以舜好問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為其所祖述而

堯舜同德故曰祖述堯舜也夏殷可言而今用周

禮夫子從之故曰憲章文武也夫子之用中即時

措之宜故曰上律天時也一勺水之多一撮土之

多即以得不貳之效故曰下襲水土也天地之論

即其內廣蓄庸言庸行而時思涉其擇宜之謂而

以發萬物並育之義也四時日月之論以發道並

行之義也凡德與天地合其性而以據之其本者

為其大者降而別作一名如孝悌忠信亦皆小德

也雖然小德大德又相依以成譬猶四瀆之因諸

川之水以成其流也是故諸川之水由有四瀆以行其諸小德依其大者而以通其道故曰小德川流也所謂大德者乃亦無有其物之可言但以其積厚不已故加之教化耳夫子胸中乃以斯博厚高明為之不已即亦與天地之所以為大者其道無有以小異焉故曰天地所以為大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聰者能聽於所難聞而通焉之稱也睿者其智能通於所難知之稱也臨者使彼承於我而以位焉之稱也寬解見前裕者容物而有餘地之稱也溫柔二字解並見前容者為納承物之地也出自中而著於外者曰發強解見前剛者行之而不撓屈也毅者以必成所為為行之稱也執者行物而進退之之稱也物大小整順曰齊莊者內物之實色發見於外也密者不洩也別者甄別物也溥與普通無物所不及之稱也博者動展於此而其布行及彼也淵者通流之下水積成淵者也泉者瀉出飛注以作流于外者也郊特性云臭陰達於淵泉淵泉蓋謂黃泉也溥博言物自備也淵泉言物自行也總之則時之之謂也時出之者嫌五者並行故言之也

前章所言為夫子內自慎持以成其大德於其中之情狀而此乃又言夫子之德其於外萬庶又有足以應之而以制其時措之宜也蓋夫子既為天下之至聖故其德已與天地同其明是故既知其

正又必知之其變乃於小人之所爲亦莫所不以  
通鑒焉足以通鑒焉則足以臨制之故曰足以有  
臨也而其正者君子之所嚮從者如小人心不通  
其道之正則行動常從其變者聖人君子乃亦審  
其所以然者故常恕以容之故曰寬裕溫柔足以  
有容也雖然如是君子其心已能明知其正變之  
所因分故雖寬裕溫柔而不可以變而以抑蔽其  
正也是故有時當執其正發強剛毅乃民或有犯  
亂大倫蕩滅大義禮所當誅刑所當施法所當加  
必正之而後已不敢以其惑而枉夫典禮故足以

執行夫大物也而其所以能發強剛毅者亦唯因  
其敬天之故而有時當執其敬齊莊中正乃行如  
準繩心如規矩喜怒必常唯義所在乃與鬼神合  
其吉凶者也故足以敬奉夫明命也而夫聰明睿  
智也寬裕溫柔也發強剛毅也齊莊中正也要亦  
皆由其學之上達出者而其學之上達也亦唯因  
以天下文德爲其內智德之所得通融用之者故  
雖遇事物之所相錯會易混者亦必得以密察其  
文理文理苟密察則凡禮樂之文義理之辨巨細  
隨類精粗分晰是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之屬雖

亦至繁秩然條達乃至天命可不惑失故足以別折夫精微之極也而凡此數物之於聖人莫不周密具備故曰溥博也莫不常流行乎其襟胸故曰淵泉也時出之者即前所謂時措之宜是也凡此前後立言之旨自內及外自未及本事多趣而物歸一途何者前章所言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者無有以時措之宜則其道無所行無所行則其小德大德亦無所得其川流敦化矣是故聖人以其聰明睿智或乃寬裕溫柔或乃發強剛毅或乃齊莊中正亦唯視其行之可以全天下之道以安天下

之衆之時宜而發之然後川流敦化乃亦得以各成其美者也是故此前後二章以論至聖之德形容詳至矣學者不可不細味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洋解見前溢盈也

溥博者其周備之狀不見其際如天淵泉者察之不測其極故如淵而其物以著見而民莫不敬其言以出而民莫不信其行以著而民莫不說蓋此

皆時措之宜乃性之德合外內之道是以其聲譽自中國及四夷是以凡有血氣者皆尊親之皆尊親之乃天之類者故曰配天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經字解見前綸者謂彼此糾合以成之者也按天下之大經者即前所云九經之類而其義所生者因天下之大本天下之大本者中即是也而中之所以為其所成者即亦天地之化育之道是也肫者雖遠而於已則為之弗已之意浩者成至大無所覆加之稱也

前稱至聖而此曰至誠者蓋至聖以其達天德以作民則稱者其旨猶未離人智如至誠乃其心直

與天道合者也今此欲言其直與天合故稱曰至誠也唯其至誠者乃其心常不失天下之大經而常存之乎中而其日所相接事物之義分之其條理而以綸屬於其大經故曰經綸天下之大經也其經綸之所以得其適宜者乃亦以立天下之大本大中者為其要故曰立天下之大本也其中之所以得其常立者乃亦以通知天地所以化育萬物之德為其基故曰知天地之化育也而夫其大本之所立焉別有所倚仗者乎亦唯其事於仁之心之肫肫弗已者是其所以應物者也其深含衆

義之智之淵淵不測者是其所以成中實者也其敬天之至德與天合之浩浩者是其所以為其底止者也而浩浩其天者乃亦溥博而不易其行不貳其物之故也

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言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則能知肫肫淵淵浩浩者別不待有所倚而可能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也未至此者則不足知也此蓋又以暗言孔子固聰明聖智達於天德故知此至誠不貳可以得參天地之化育者而以激結前仲尼祖述憲章一段

之旨焉而其實乃作此篇者以前文論至誠至聖之道盡其詳細故自嫌其身居聖也是以特置是言以明此其義自孔子發之而已則傳述之者不與聖同者也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詩國風衛碩人鄭之手皆作衣錦裝衣裝絀同禪衣也玉篇云衣無裏也古婦人行途必尚其衣上以衣無裏者以揜其衣文之太著也著解見前闇不明也章漫之反的者表見可指之意淡者濃之反簡者繁之反謂附飾都斷者也溫猶蘊也德者乃指乎中庸也



此已下又明所謂至誠之成中德亦當須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而此先言其入德之門存乎其默不言之地位也詩言衣錦裝衣者蓋示君子之惡其文之著也其所以惡之之故何者蓋君子之道唯以其闇然而日得章著焉小人之道唯以其的然而日致亡失焉矣是以君子之道雖淡乎交際而不厭於其道唯執中而以論於其義故曰簡而文常不失其心而修理之其義故曰溫而理而其動天下者由此所發邇近而得之焉其風化天下者自此而出焉此雖至微實乃為至顯之地位

矣其能知此數者之實然者可與入中庸之德矣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

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小雅正月之

篇避物之至而以行於隱者曰潛伏者起之及昭者物形明著而為衆目所睹也疚解見前惡於志者言平生所立之志見其心有慝而以惡之也

上文既引詩以明道之不可以外表而致之也故

此更引此詩以發君子所有事於其中之義也詩

意言魚之潛行者其地雖為實伏矣而其心亦孔

以之為昭顯之地矣故君子自省其中心時或有

不慊者雖其地誠潛且伏矣而其固已知微之顯

故以為此亦孔昭著之地也輒脫然以拂其慮洒然以變其意於是內省不疚無所垢惡而浩浩然焉卒結之曰君子小人之所以異者亦唯是已而小人之所以不可及於君子者亦唯是已蓋此人之所不見之地故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

而信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在爾室或不善者歛見其屋漏可被人睹已所為者而心赧然

為之愧焉

在爾室以譬其心在中者詩意言爾自相其心主在中者雖以對天神之鑒臨亦無所愧怍者歟此

乃承上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而言也故君子行義

固定是以不動而民敬之不言而人信之焉矣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

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是故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假至也時猶云如是也爭者各爭其所

所奏假之先後也勸解見前威畏也鈇斧也鉞大斧也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已見前篤者從初而弗已

也不愧屋漏即是所指為篤恭者

詩意言君子之祭祀以其薦饌奏假之事素已有其成式雖無以言辭而人各服行其成式莫敢有爭也君子之行誼有恒而下民敬信者殆有類乎

此所言是故君子不賞而民自知其必賞而以勸  
 不怒而民自知其必怒而以威於鈇鉞次所引詩  
 意言此其心之所思是豈宜曰不顯乎人今實維  
 見其如此之德則百辟其必慕其從之之德而以  
 刑之也此百辟刑之即亦比時靡有爭之義其旨  
 更悠久者故引此以喚起天下平之義也篤恭者  
 承守古人之成式而不敢違者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  
 末也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至矣詩大雅皇矣之篇予設為上帝之自稱也懷眷  
 念也明者明之也德者明德也大聲者盛氣氣

盛則色怒未者本之及次所引詩大雅烝民之篇輶  
 輕也倫解見前上天之載二句大雅文王之篇天命  
 之謂性而性之正者是為德性故此直指其德為上  
 天之載此唯其載之人可以自慎其心而以自敬  
 奉之而非其上天之載之有聲臭  
 以動人者故曰無聲無臭至矣

所引詩意言上帝謂於文王曰予心懷能明明德  
 之君也不大聲以色者言所謂能明德者乃亦非  
 在大聲疾呼以變顏色之際者蓋君子之篤恭因  
 以令天下之人自慎乎其德而以自治平即所謂  
 明德者也引夫子之言者所以重抑夫以聲色者  
 也次所引詩意言欲舉致德於已則德之輶輕不  
 費力譬如毛之輶輕也蓋言人其心內一轉念之

中庸解  
卷之  
三  
間而誠能起敬則德乃可得為已有也毛猶有倫  
言此所舉喻猶言毛然毛雖至輕猶有物之可倫  
則未得謂之至當之喻也先用此一頓所以歸重  
於下文也大雅文王之篇所言上天之明命所載  
於人心者無聲無臭則唯當默會之其獨智之地  
則天德之為物自存乎其中此於形容之言無復  
尚焉故曰至矣言至當也

中庸釋解卷之下



中庸釋解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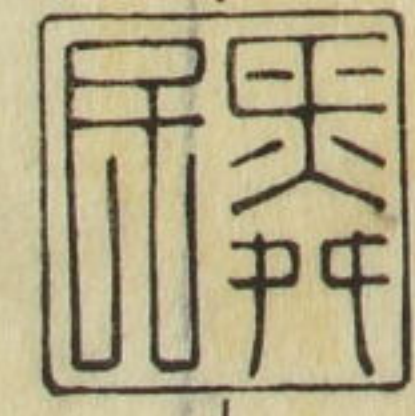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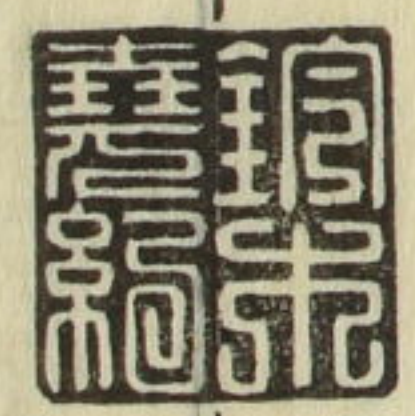
堯紀少好學而其讀諸經蓄疑  
頗多矣久後聞点師有淇園  
先生心私向慕幸獲遙委贄  
遠為弟子然身在僻土未能趨  
謁唯就先生所著述之書而  
以索之向之所蓄疑無一不贖

然為獨至於中庸得解其文  
簡勁頗難通曉後得今得解  
草本細大具備詞微極核實如  
其間口授者也矣於是心竊憾其  
書未公于世頃乃東 今嗣君請  
之上本驟蒙慨允梓事頓就則  
又令堯紀為之題尾以述其事

堯紀因不自揆而敢書之其末  
云甫

文化丙寅春三月

駿河 鈴木堯紀拜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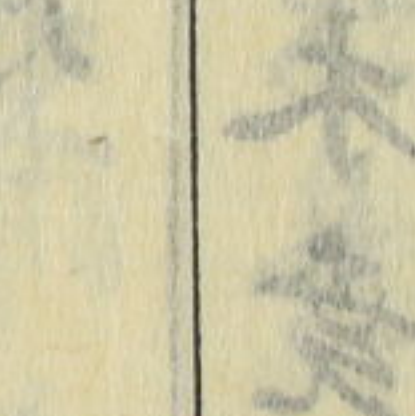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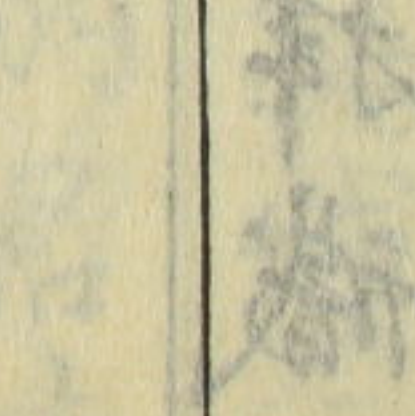


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民，峻極於天，其知

簡而不傲，無遠弗届，知微知章，無不可知。

草木細大具備， 

與國雜處，而不可勝數， 

春之所為，實春也， 

夏之所為，實夏也， 

秋之所為，實秋也， 

